請纓日記

請纓日記卷三

灌陽　唐景崧　維卿

八月初一日法兵輪六艘圍攻丹鳳劉營又陸路千人循隄而進丹鳳四面爲喝江所環輪船乘夏漲由紅江入也長隄直逼河內黃守忠據隄迎敵亡三哨弁勇丁死數十人守忠握刀坐地不退隄狹彈密敵避隄下黃軍亦趨隄下兩軍僅隔五尺隄蹲伏對槍昂頭即死而船礮俯擊營中開花如雨水陸受敵淵亭飛函乞兵適兵輪一艘駛至山西下游二十里日昭社咸謂省城喫緊不宜分兵救劉余曰此以孤輪掣我師恐我救丹鳳

也不救中敵計矣劉敗省城不保劉勝敵決不攻省城也乃遣黃雲高田福志往援冒雨拔隊並借雲軍迴礮一萬解赴劉營黃軍法軍相持於隄下露坐兩晝夜戰場一綫無可用武漲溢平地又不能繞出奇師淵亭料兵輪不退圍不解黃佐炎營有神礮事急禱而後用初三日六發中五輪退隄下法兵乘大雨踉蹌黃軍追斬八十餘級而前營精銳實已損於此戰矣祝其礮三千觔之笨礮也是戰也三日不斂隊黑旗居陷阱中不敗有天幸焉當危急時黑旗稍稍有遁者賴桂軍二營至得不潰是時官軍威望固存也

八月初九日黃佐炎得富春警報並接該國樞密院傳國王退兵之諭先是法人於七月十三日憤德敗後遂於十六日駕兵輪至富春攻順化海口宗室阮說督兵力戰十七日海口不守法入都城維時故王阮福時殯猶在宮嗣君不賢在位一月阮說啓太妃廢之改立阮福昇外寇內訌至是乞降法與立約二十七條其第一條即言中國不得干預越事此外政權利權均歸法人僞越君臣諭外省退兵重在逐劉團也初雲南奏稱山西緊靠紅江法船礮彈可及我軍駐防於此抵敵與否勢在兩難

廷旨著妥籌布置於是唐我帥遂議撤軍月給劉團五千兩募營退守山西以固門戶而是時劉屢戰捷有名不肯後退黃佐炎謂劉爲全圻所繫不肯令專守一隅我帥屢促淵亭退師淵亭不應我帥又函予勸退答以難行我帥不懌責余能驅遣黑旗下河內獨不能命其旋山西平正辯論閒富春警至淵亭聞王諭退兵大感遂偕黃佐炎於十一日率全隊至山西稱遵我帥命實就余商議機宜也余勸其穩守山西再議前進淵亭見越事決裂中國且多敷衍欲以全軍退據保勝十州余力止之而我帥撤軍之檄適至淵亭愈恐言中國且撤

兵吾何爲獨守此余苦語挽留淵亭猶豫黑旗將士俱慷慨攘袂不願棄數月戰名黃守忠造淵亭請曰提督退保勝則全軍付末將代守山西有功提督居之罪歸末將淵亭大驚詰曰誰爲汝畫此策者得毋唐公言乃不敢再言退然自是黑旗軍心一懈矣總兵陳德朝至山西督帶桂軍三營則黃雲高田福志兩營及黃中立一營也雲軍張永清林大魁救退興化徐方伯奏報情形甚詳錄後

奏爲法越和議已見明文法兵仍向劉團尋釁粵軍駐守如常以維大局而固邊防隨時會籌妥辦密陳實在

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年八月十九日將法爲越敗劉永福擬即乘勝移營規復河內緣由具摺由驛馳奏並附片陳明法犯順安越與議和不知確否應候據實續報等情各在案當法人之初至順安也越軍悉力抵禦擊斃其衆一百五六十人法僅攻破近岸一鄉屯勝負未分忽聞倉卒議和則臣亦深爲不解既而探悉有謂該國因故君未葬權顧目前者有謂因廢立之嫌廷臣植黨構禍者有謂法使何羅芒詐謂劉永福業已陣亡黃佐炎隱匿不報遏爲西貢教民出具切結特示越都因而

搖惑輕許者在外諸臣如統督軍務黃佐炎北甯總督張登憻參贊裴文禩山西總督阮廷潤參贊梁輝懿等先後接其樞院咨會奉有國諭並鈔寄和約二十七款呈送我粵左右兩路統領提督黃桂蘭道員趙沃暨留營王事唐景崧閱看照鈔函報到臣閱之不勝憤懣信如所議是越已舉國授敵甘爲城下之盟利盡屬於他人越誠無以保社稷政不豫於中國我又何以固藩籬因此二端關繫最重一經遷就後患無窮越臣輒以俟葬故君即須翻案屢向黃桂蘭等面懇請將山北防軍照常扼守以資協助並據黃佐炎八月十三日來稟具

進已調劉永福所部兵練於十一日回梨山西復經奏
明固守山北以與法人拒戰仍乞我軍照常住辦等情
臣即據情稟請撫臣示尊一面函屬兩路統領及唐景
崧察看情形從長籌辦嗣接唐景崧函稱滇軍助守山
西兩營疊奉滇撫嚴檄調回邊境已於十九日撤隊啓
行劉永福初志頗銳後因時局變更惟恐餉需無著又
見滇軍已撤粵軍亦恐難久留顧慮徬徨進退不決儻
使退歸保勝山西即爲法有劉永福雖能自守保勝法
人且直達雲南滇省邊防勢將喫緊唐景崧爲之反復
開導不啻舌敝唇焦許向兩統領婉商留軍協助仍令

率其所部扼紮山省城鄉其部衆不下十營軍心不似從前之固結幸其諸將弁同仇敵愾仍復奮勇異常劉永福節據河內探報法人添來馬隊三百擬在本月底出月初水陸並進力攻山西決一死戰北甯探報相同黃佐炎函屬張登檀等如果敵犯山西應亡北省機軍攻取河內以分其勢劉永福經唐景崧開導後深知感悟遂將各營逐一分屯自郊外十餘里以迄城下當其來路我軍在內布置城防俾其得以專心前敵儻使敵來攻撲我軍助擊亦不至啓衅端蓋各勇丁不著號衣盡張黑幟原與劉團無別也該統督黃佐炎先已遁往

興化唐景崧不能不仍留山西隨時激勵劉團調和將
士並與兩路統領廣籌方略冀保無虞臣查越南國王
阮福昇嗣位以來自知振作賞功罰罪尙見賢明月前
具稟告哀擬請撫臣陳奏准其遣使航海由天津遵陸
詣
闕乞
封迄今未聞該使臣行抵何處竊維越南局勢變更人
心渙散能否自立尙不可知而我所設防之處即我應
保護之處該國北甯一省實爲粵西邊境藩籬一撤藩
籬則寇已及於戶庭之外此時無論越事如何我總不

能棄北甯而不守惟法人無饜難保其不擾及北甯我
當先以理論之即就分保南北圻而論北圻幅員正廣
在昔被匪滋擾到處蔓延越南武備不修討擊悉資於
我計自同治七年
命將出師殄除羣醜糜餉千數百萬用兵十有六年我
爲越之北圻亦既不遺餘力矣久尼藩服豈至此而不
能綏輯之以語法人能聽固善如其否也惟口興戎設
以兵來是否與之對敵臣通籌全局寢饋不安誠知法
人並未與我失和何可輕言爭戰所慮時危勢迫善處
爲難讓之不能勸之不聽有不容置若罔聞拔隊而返

者臣一介庸愚智識短淺商之黃桂蘭趙沃意見相同
自應奏請
聖裁欽遵辦理合無仰懇
俯鑒微臣不得已之苦衷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先行知照各國咸曉然於中
外是非得失之所在臣爲務籌妥辦起見是否有當勉
獻芻蕘不勝激切屏營待命之至除將法越和約二十
七款及越臣黃佐炎來稟一併鈔錄呈送軍機處備查
外所有越與法和法仍圖攻山西粵軍照常扼紮北甯
等處節次籌辦緣由理合恭摺由驛具

奏請
旨遵行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恭閱七月
上諭廣西提督著黃桂蘭補授欽此馳書黃軍門賀喜
入月在山西黃佐炎時來問計屢乞華兵助剿告以中
國不肯失和且富春已舉國降寇奈何欲中國用兵佐
炎謂富春因太妃在堂故君未葬見偪於寇不得已而

權和非甘心也余曰然則足下闔外督師何不舉義討賊俾我中國知小邦有人不甘從逆或許援手若自棄而欲人爭之此必不可得反復數千言佐炎委靡卒不能聽余因說淵亭曰越南國破君降社將屋矣足下宜乘是時倡舉義旗號召北圻七省申請邊疆督撫請越社再興仍歸故主不能則將率土來歸聽候

天朝部署而後求助軍實事當有成淵亭曰前王待我厚故吾願效馳驅今非其主矣余曰阮氏將不血食子能代興存亡繼絕即所以報故主也且阮福時薨而子無背主之嫌富春降而子無竊國之誚此天以美隙與

足下誠豪傑千載一時之會也淵亭謝不敏卒不從同時名公巨卿勸淵亭舉大事者不一其人黃軍門遣守備邱啟標親往諭意亦謝絕之余不時婉導之淵亭意稍動始有增募之舉此後雲南月助劉餉五千兩
九月初六日起程返北甯往接黃軍門所撥四營也前一日宴陳德朝阮廷潤淵亭於寓中席間接徐方伯鈔寄八月初四日
諭旨唐景崧往來邊營頗爲出力著賞給四品銜以示鼓勵欽此此
特恩不由保薦也初七日抵北甯

九月在北甯唐芷菴仍來越南坐探倪豹帥調任廣東巡撫徐方伯擢廣西巡撫閱兩江總督左侯相奏疏請以前任福建布政使王德榜帶八營赴桂邊助防並稱儻軍情緊急即自請出關語氣甚壯

九月在北甯徐曉帥鈔寄奏稿錄後

奏爲越勢難與圖存北圻必須力保就地妥籌辦法以固邊防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越與法和法仍圖攻山西向劉永福決戰粵軍照常扼守北甯等處謹將節次籌辦情形於本年九月初一日恭摺由驛馳

奏在案甫經拜發即日欽奉八月初四日
上諭近聞法兵攻佔順化河岸礮臺現有停戰議和之
說且値越南國王病故情形岌岌可危我軍更宜加意
嚴防著倪文蔚徐延旭督飭各營聯絡聲勢認眞扼守
北圻要區併隨時確探軍情迅速具奏等因欽此續於
九月初十日欽奉八月十四日
上諭法越構兵一事法人自攻佔順化河岸礮臺後廹
脅越南議約十三條該國情形岌岌可危邊事孔棘防
務尤形喫緊近聞越南黑旗各營復經接仗獲勝滇粵
防軍皆須嚴密布置聯絡聲勢不可稍涉鬆勁粵西各

營相距較近更宜加意豫備所有糧餉關繫最要軍火
器械尤須擇其精利者力籌接濟毋任缺乏但能堅持
日久彼族不得逞志或可徐就範圍該督撫藩司等務
當悉心妥籌相機辦理以維大局等因欽此又於九月
十二日欽奉八月十七日
上諭現聞法人欲以大隊兵船至廣東尋釁法使脫利
古於本月十三日由滬乘兵船來津彼族詭計多端恫
喝要挾意殊叵測粵西防軍仍當嚴密扼守不可稍涉
鬆勁著倪文蔚徐延旭督飭各營穩慎辦理併將近日
順化情形隨時探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跪誦之下仰

見
聖謨廣運指示周詳所以固邊圉而恤藩封敢不謹遵
妥辦節經恭錄知會左右兩路統領提督黃桂蘭道員
趙沃及留營主事唐景崧一體欽遵查照去後臣維越
南此次被法偪和原非得已而其君臣庸懦難望奮興
我軍相距甚遙尤苦鞭長莫及但就目前而論自當首
顧北圻北圻爲邊境藩離形勢最關緊要藩離不守則
寇及戶庭已於前摺披瀝上陳知荷
聖明洞鑒猶幸越將劉永福矢志拒敵氣不少衰唐景
崧適蒙

恩旨加銜多方激勸所部勇情較前踴躍惟越藩力難
自振勢必不能供給餉糈計其所部餉銀每月實需五
千兩臣與黃桂蘭等往反函商稟經撫臣覈准此後月
餉由臣行營酌量發給使無缺乏照常扼紮山西相機
規復河內仍用越南名目法既藉口無從似此變通辦
理尚堪補救時艱劉永福前據探報法人將與決戰水
陸來攻現已逾期顯見虛聲恫喝我軍之在北甯者悉
經黃桂蘭趙沃嚴密布置聲勢尚能聯絡臣復寄書諄
屬近聞該國各處漸起義兵宜令越臣妥爲團合北甯
總督張登憻力任濟糧高諒勦撫使梁俊秀願爲統率

陸續聚集四五千人定於本月中旬祭旗起義先取海陽劉永福亦擬兩路進兵直趨青威伯陽規復河內北甯參贊裴文禩於八月二十四日起程回都聞法人留兵輪四艘在順化監守其國君臣商之張登憻等因北圻各軍遠距國都實有鞭長莫及之勢擬請越藩奉其太妃挈同宮眷遷避北圻之清化等省以免投鼠忌器又據探報廣安省轄大黃村民集眾千人八月二十八日誘殺法兵數十九月初一日法往報復又被設伏殲斃其黨百餘彼族仍擬力攻該村知不能免毀其茅屋盡室以行又聞越都遣其尚書阮仲合引帶法目乘輪

船同赴海防約會各省大吏分飭府縣官務民遵從官多不至大吏被其鞭辱海陽布政仰藥自盡有一縣令伴與周旋將三晝兵頭賺至船邊出其不意曳之同赴水死張登壇面禀黃桂蘭赴沃謂法目不久來甯伊已派員往阻以北甯民情頑蠢非比富春設有喫虧官不能管措詞尙當料其未必果來如其來詰我軍仍以防邊緝匪爲名向其解說兩路統領均經戒飭部將嚴束勇丁不得倖功挑釁設使法人不聽理勸一味恃强先動干戈則我軍亦豈能袖手臣查越南勢成積弱阮福昇嗣位未幾舉國授人何能復振惟當其初立即具表

遣使首請
册封法人乘吏稱兵廹立和約先以所議條款來告撫
臣是其始終服屬我
朝固已彰明較著和約不行該國各省及軍次而先呈
報中國者蓋欲待我
朝出面爲之處置其意若曰能顧我此是告急文不能
顧我即是告絕文用心亦良苦矣今法約第一款即以
一切事惟法主持中國不得與聞爲言洱河我之土地
獨與越約通商而我不能過問何其蔑視中國一至於
此況犬羊之性詭計多端誠如

聖諭欲以大隊兵船至廣東尋釁法使脫利古由滬乘
兵船來津不知如何恫喝要挾上煩
宸慮臣通籌全局深切杞憂惟當會督防軍認眞扼守
不敢稍涉鬆勁尤不宜終任職持現在劉團銳志如前
各路義兵四起與其處人之藉口何如先發以制人擬
請
敕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北洋大臣將法人先壞邦
交中國萬難再讓緣由布告各國力爭中國之不能不
顧越南如法人不忍凶終幡然就範改訂和約自可中
外相安若猶固執不回何堪再事容忍惟有纘求

明降諭旨准臣會督各軍與之開仗天下積憤久矣人
思敵愾恨不立挫兇鋒彼族恃其礮利船堅橫行海上
一經登陸實無能爲若使重受痛創庶可挽回大局臣
愚昧之見未敢緘默不言儻
賜乾斷施行中外臣民同深慶幸除仍飭探續後情形
隨時馳報外所有力保北圻就地籌辦並謹陳管見請
旨遵行緣由理合恭摺由驛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九月在北甯聞法人在富春嗾奸黨誷張登壇入都以阮仲合爲北甯總督仲合通款法人即同治十二年安鄴援首後出而行成者也此人果入北甯則我防軍消息悉爲敵知更不敢與劉軍交通敵計甚毒乃語越人曰仲合來必刃之命貼示通衢又啓曉帥徑留張登壇不得入都北甯布按亦云總督去則相率解官而去合詞請留後阮竟不敢來張仍督北甯

請纓客曰張登壇美風儀能詩官北甯十二年頗愜衆望去年春送與法人小戰於新河而供我防軍芻茭固

未嘗缺也北甯喫緊之際黃趙謂其通款法人二月十六日前敵戰急湧球敵礮落彈城廂登壇驟啓關而去於是歸罪越官開城先遁官軍回顧不及然張雖不遁城豈竟能守耶後聞流離於北甯之雅南越官殉城者惟河內總督黃耀海陽總督某興安巡撫某不記姓名此外如黃佐炎阮廷潤張登壇阮光碧梁輝懿呂春蔵阮文甲謝現雖不死亦苟全性命於國破家亡之後竄邊荒島之中而已曰通敵誣哉

九月在北甯接統四營管帶官黃雲高卓軒尚國瑞鼎臣賈文貴彬臣李應章文齋曰新四營並武煒一營又

命朱冰清成一營曰武煒副營共六營
九月十四日法人入甯平省據之巡撫阮尉因有和議
遂迎降也甯平接壤河內山西興安等省爲南北圻往
來要道至是富春消息不達北圻恭讀八月二十三日
上諭法越構兵一事法人自攻順化河岸礮臺即廹越
越南議約十三條該國情形危急法使脫利古現乘兵
船來津並有以六隊兵船至廣東尋釁之說恫喝要求
詭計叵測南北洋防務均關緊要亟須實力籌辦以期
有備無患廣東兵力單薄守備尚虛著派彭玉麟酌帶
舊部得力將弁酌量招募勇營迅速前往廣東會同張

樹聲裕寬妥籌布置該尚書接奉此旨後即行部署起
程毋稍延緩南洋海防責成左宗棠悉心規畫妥愼辦
理長江防務著責成左宗棠李成謀督飭各營認眞籌
備均不得稍有疏懈北洋防務著李鴻章懍遵本月初
九日旨迅議覆奏前據吳大澂奏吉林所練防軍堪以
抽撥民勇三千聽候徵調等語著該京卿即統率此項
勇丁航海來津以備調遣現在事機喫緊該大臣等務
當悉心經營妥速辦理以裨大局欽此
九月十六日上都中諸大臣書日關外一切情形詳見
滇粵奏報不再贅陳惟劉永福因富春一變滇軍一撤

其人性本多疑遂惶懼不知所出勢將瓦解景崧再三固結今幸帖然決計廣爲招募大舉合圖惟新軍尚未到齊而人心渙散之餘不得不養精蓄銳再圖進取至於越南君臣相率因循委靡而海口爲其所扼實亦難於翻案外臣有移都之請而內臣安土重遷苟且以就和計再遲數月則阮氏政令殆不能行即我軍與劉軍規復而挈還之亦必不能自守其病在本根先撥不僅關乎犬羊之橫肆也現有越官梁俊秀原籍廣西將起義兵於北甯其人梗概與劉永福略同亦取其華人而爲越官我軍允爲接濟惟關外事權不一竊疑其事之

靡有成但期山北兩省聯絡聲援則無論阮氏宗社之存亡而北圻猶可保全殘局再議後圖否則邊陲之後患無窮設一切容匪散勇教民爲彼驅而用之其禍殆甚於腥膻之輩眞有不堪設想者矣其嵩龍絡劉團留駐山西靡不小心將事萬一劉永福或不足恃而其部下亦正繼起有人陰爲要結皆願受命大抵關外及十州三猛不患無梟傑之材特患無駕馭梟傑之權耳肅此上陳謹備籌謀採擇

恭悉蒙

九月十七日寄家書春卿禹卿兩弟入覽拔西撫行知

特旨加銜當日招劉擊法論者皆爲我危今而知
聖明之世固無亂錯東市之悖舉也滇奏有唐景崧忠
義憤發不避艱險已函屬駐在劉營之語滇軍退綦大
灘桂軍尚有三營留駐山西官軍屢奉
嚴諭加意扼守毋稍鬆勁東西督撫請明開仗謂關外
接濟劉團軍械餉銀唐景崧撥調援兵絡繹於道事無
可諱不如先以理論不從則用兵尚未見
諭旨如何大約亦未必驟允也劉永福近日心志較定
倪中丞已於八月中旬舉彼軍將渙情形入告而徐方
伯乜次之奏亦將續至則知其渙而復聚矣想都中亦

必不能自己遲日當奉
諭旨關外惟靜候之現粵西亦願助劉以餉惟彼之招
募頗難而此子聲名已立實爲敵畏我千辛萬苦扶掖
之於前今日不能不護惜於後現滇粵當道書來皆望
其乘時自立將來計或出此而局面之大小廣狹則不
可知也我在北甯與黃趙兩統領商議戎機所見多不
相合黃尚明白而乃爲趙所制趙則畏事先私後公兩
雄同處北甯而其左右又互相讒慝決非佳事也
九月二十三日寄家書春卿禹卿兩弟入覽恭讀八月
二十四日

上諭法越構兵以來北圻越兵雖迭獲勝而河內未經
克復法人據此要害之區北圻終難自固現在法人直
偪順化廹脅越南議約法使脫利古已至天津並有以
兵船直至廣東尋衅之說無非意存恫喝肆其要求惟
有堅持定見以折其謀但彼族詭詐多端非空言所能
折服全視邊防之能否得力以爲操縱近日河內一帶
軍情若何越軍有無戰事著岑毓英倪文蔚唐炯徐延
旭確探情形督率在防各軍嚴密扼守不可稍涉鬆勁
法人若以兵船駛赴廣東斷不可聽其進口張樹聲裕
寬當速籌布置以備不虞並催調方耀回省妥商籌辦

欽此

天威震赫勢將闔罪梟徒而覘兵力以爲操縱一言尤爲不刊之論現劉軍尙守山西近已四出招募我擬日內即轉山西因滇粵均以留駐山西入奏也此地義民尙衆即來投我者正復不少乃越官有捉拏義民者矣北甯總督張登檀三疏請戰富春恐其有妨和局兩次嚴調回都矣黃佐炎具稟有借銀十萬快槍二千桿始能舉事之說借此要求以爲不允則按兵不動矣越使阮仲合通飭一紙極背慢之詞矣此不能全歸咎於法人之務制也彼都人士之心漸多趨附法人其不願從

者又皆庸懦不足任事即我軍志在會興與法爲敵豈不與越人心事相剌謬乎彼主我客夫役芻茭將有呼應不靈之日故今日關外諸臣非准其便宜從事不可據徐公來書亦謂一切不管越南只論我當如何行事頃與黄統領澂陳於倪中丞請嗣後關外應便宜行事

然究未聞於

朝該國仗倆拒法人則不足難華人則有餘保無在外偶軼範圍而該國一紙咨文已隨其後

朝廷循例問罪豈不冤乎總之越國君臣無可扶持爲今之計只能顧南交之土地人民而不能顧阮氏之社

稷舍此不足定非常之變也彥帥來書切屬我始終其事扶小邦而維邊圉又致同鄉陳雪香太守八紙雪香鈔寄前來書中皆言我事稱爲邊圉棟梁賴此一人閱之殊增愧赧猶憶今春省中營務處蔣燕齋觀察與卉亭書謂唐吏部才望震著中外仁仲親炙儀容近聞讜論所謂名下無虛一柱擎天兩粵之福天下之幸也語雖過當然燕齋素不相識其書並非與我乃致卉亭尚非諛我之詞有人知我苦心即足自慰矣

九月徐曉帥患病危重自此精神愈頹屢欲出關而不果行

九月在北甯閱張振帥奏請決戰疏內稱曾紀澤舌敝於法廷李鴻章力爭於脫使不戰決不能和並請的餉三十萬募勇親率出關旋有

旨命帶兵輪赴富春以查看越都亂黨爲辭蓋是時海內傳聞越王被戕欲仿上年高麗辦法也振帥復奏廣東無輪可出大洋

九月在北甯各省義士遠道來見願助擊法惜余無權無餉械勉以忠義結團自衛而已越南義民范必達范伯維迭戰法人於甯江府嘉林府小捷法人慮客勇作奸散之隊目李全忠方金安率五百人來投黃趙付越

官梁俊秀領之余擬十月初往山西帶兩營趙慶池尼之請山西乃雲南門戶桂軍宜駐北甯黃軍門亦悔撥余四營議以兩營歸余發餉而四營仍受渠節制然淵亭屢求助兵今自統四營全不往將疑我不得已帶貫文貴半營李應章半營差官數人龍州秀才趙漢甫辦文案芷菴琴石同行

十月初六日起程大雨次日至山西駐按察使阮文甲署中此余帶兵之始也實則權仍不屬勇且不足軍火不備固書生閱歷未多亦當時諸公之不能實心協力歟左侯相遣副將吳春魁來探軍情同行桂軍駐山西

三營撤回北甯

十月在山西與淵亭籌守城堵河之策八月淵亭欲退保勝也都中頗驚余苦留之始駐山西曉帥奏劉團兵單餉絀於是九月二十二日

旨稱劉永福矢志效忠奮勇可嘉著賞銀十萬兩以助兵餉唐景崧多方激勵亦甚得力如能將河內攻拔保全北圻門戶定當破格施恩以獎勞勩此

諭旨獎劉永福之始後復有

旨飭廣西新舊撫臣令唐景崧設法激勵劉永福不可因該國議和稍形退阻至是余之招劉始見明文乃催

劉團進攻河內岑徐黃趙並催淵亭進兵時淵亭已遣員入關募勇請募足再行又言誰守山西而雲軍業已
披退北甯軍又無應者
十月在山西淵亭急盼十萬賞銀募勇
諭旨恐協餉遲緩令先由廣西藩庫提給而曉帥不肯遽付趙慶池又忌余與淵亭獨賞
獎諭遂不肯接濟軍火凡曉帥由諒山解往山西者皆爲北甯截留
請纓客曰曉帥未顯時與趙慶池交好至是北甯軍事獨倚慶池與党敏宣肆行蒙蔽弃亭嘗向余太息余曰

公膺專閫位尊責重事不可當力爭不能則退豈可依違兩端同歸於敗哉又言兩統同駐北甯事無專責不如一在前敵一守省城又為冉亭畫策請統八營赴山西會合劉團下擊河內而慶池不肯獨守北甯計亦不行

十月在山西時桂邊陸續增營並調各府防軍出關余啓曉帥謂軍情日緊勇營亟宜認眞桂軍口糧太薄營哨各官太苦不能申明紀律請增餉曉帥從之初桂軍營制一營四百人勇丁月餉二兩四錢僅給一兩六錢八分存餉七錢二分皆散營時歸諸統領也營官月費

僅三十餘兩今議增勇丁月餉實給二兩九錢營官加
給四十兩唐我帥擢巡撫後不請
命遽自回省又撤山西軍
廷旨責之仍令赴邊督師進紮我帥定本月十四日由
省起程岑彥帥奏請自行帶營出關以撫臣回省籌餉
並稱劉永福兵單將寡瞻前顧後唐景崧亦頗費調停
十月蘋軍門派提督陳朝綱帶三營趙統領派副將党
敏宣帶四營以梁俊秀帶新募義兵五營進規海陽本
月十三夜五鼓襲入城旋爲法兵擊退
十月十八日法輪一艘至山西劉團出隊即退二十二

日又至兩艘泊城十里下二十四日五艘至山西泊城北對岸劉團扒船迎擊各施礮無損又東路來法兵千餘駐離城十里得所舍探知黑旗密布東路旋退又探報法兵千餘紮丹鳳縣蓄志在必吞山西也余屢屬淵亭當分兵扼紮城外數十里不可使敵偪城淵亭謂縱敵入我重地始能痛殲屢勝則驕固兵家之所忌歟

十月在山西徐曉帥鈔寄九月三十日

上諭法人既與越南立約必將以驅逐劉團爲名專力於北圻滇粵門戶豈可任令侵逼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歷經中國用兵剿

匪力爲保護爲天下各國所共知今乃侵陵無已豈能
受此蔑視儻竟侵及我軍駐紮之地惟有開仗不能坐
視等語如此後法人仍欲逞兵於北圻則我之用兵固
屬名正言順劉團素稱奮勇現在退紮山西距河內稍
遠著徐延旭飭令劉永福整軍進紮相機規復河內省
城不可稍有退沮但北甯爲吾軍駐紮之所如果法人
前來攻逼即著督飭官軍竭力捍禦毋稍鬆勁前據左
宗棠奏擬飭王德榜募廣勇數營駐紮滇粵邊界並在
廣東捐輸籌餉等語當經諭令候旨遵行現在廣東邊
防緊要誠恐兵力尚單聞王德榜現在永州已招募營

勇聽調傔已成軍著左宗棠即飭該藩司迅速帶赴廣西邊外扼紮歸徐延旭節制所需餉項若待廣東捐輸緩不濟急著左宗棠豫爲籌定仍由江南竭力籌撥俾無缺乏之岑毓英等前奏滇軍駐紮山西輪船礮彈可及城中防守不易惟該城與北甯相距較近必應固守以成犄角之勢唐炯現駐防所自應隨時相機調度乃該撫並未奉有諭旨率行回省致邊防鬆懈咎實難辭著摘去頂戴革職留任以觀後效如再退縮不前定行從重治罪滇省防營無多難支策應著岑毓英唐炯添募數營以厚兵力此舉係專爲法人侵我藩國逼近邊境

不得不力籌防禦至內地各國通商地方及法之商人仍當隨時保護免致別滋口實儻法人竟以兵船來華尋釁必應先自戒備著李鴻章左宗棠張樹聲倪文蔚裕寬迅籌布置不可視爲緩圖天津密邇京師關繫尤重李鴻章籌辦海防有年爲朝廷所倚賴爲天下所責備尤應勉力圖維不得意存諉卸欽此

十月二十日上都中諸大臣書曰竊越事自劉軍接仗以來屢戰皆捷不意法人以兵恫喝順化君臣遽定和約越王屢促黃佐炎撤兵復派使臣阮仲台至河內與法人議改和約索還河內海陽南定三省而法人遂謂

撤退黑旗即交三城越人信之故迭有撤兵之諭阮仲
合受法指使逼飭北圻各省謂已與法和好意在驅逐
黑旗並於我軍隱加慢侮之詞海陽巡撫阮交風河內
提督鄧在竟代法人捕誅義民其他府州縣官似此者
尤眾越人之不可問如此法兵增來二千人劉永福黃
守忠四出招募不日可集俟隊伍編齊永福即率全軍
進規河內景崧仍駐山西永福諸事尚知請示而行景
崧前據西撫錄示欽奉
諭旨激勵永福謹當盡力圖維惟統籌北圻全局河內
未復則山西實係滇桂兩軍往來之要路不獨為滇省

門戶亦且爲北甯聲援現滇桂之軍駐山西者陸續撤去永福進兵河內勢難再守山西前由桂軍分撥四營歸崧統帶曾入奏報今尚在欲撥不撥之間即有可調不可調之勢現僅交一營帶往山城未免過形單薄近法人屢遣兵輪上犯山西之日昭社又由河內築石路運礮直達山西之丹鳳縣其窺伺該省志在必得景崧本係奏留桂營第欲力顧大局則山西較北甯尤爲喫緊儻失山西則北甯亦斷難孤存茲者商於桂營則曰顧桂難並顧滇商於劉營則曰任戰難兼任守乞滇軍仍紮山城不卜允否殊屬左右爲難至越南君臣昏愚

悖謬實萬無可扶持若我不見機早圖於北圻沿邊各省收其土地人民勢必全委於法人即不問越社之存亡當顧我邊隅之要害比屢陳於滇粵督撫而疆吏未敢擅行

朝廷或礙於義有未宜莫若聽永福自爲猶較越人爲足恃滇中所奏如收其租賦以充軍實招集十州三猛梟徒據山西爲老營各節即景崧前奏據北圖南之計奈永福終拘泥身係越官不肯稍軼範圍眼見南交二千年來同軌同文之土地阮氏不能有劉氏不能有中國亦不能有終歸於非我族類之人而已矣傷心痛恨

其統屬有既極黃守忠樸誠勇敢頗明大義士卒歸心

劉軍過半此人亦甚有用第永福戰績實不可沒又不得不權爲遷就之也

朝廷獎賚優隆飽騰有助庶幾從此益奮與平譚將近日邊事詳實函陳以備老成謀

國之擘畫伏冀鑒察

十一月初二日法人破興安省拘巡撫布按至河內槍斃巡撫死之淵亭見山西喫緊請調興化滇軍函約不至

十一月法兵分窺北甯之仙游縣芹驛闘兵輪日夜往

來新河徐曉帥黃趙兩統領迭促淵亭進攻河內而淵亭以戰河內則不能顧山西滇軍未至山西誰守唐我帥復至蒙自新安所岑彥帥得

旨帶勇出關

十一月李應章帶兩哨來至山西合成一營李應章之由芄封抵北甯也黃統領留之余曰營已撥我營官何可不來函催乃至

十一月淵亭造竹筏攔江於河岸築礮臺截船城北有河隄又於隄上密排笨礮擊船上駛北門外有市五里達河干築栅五重新勇到千餘人因議餉數迄未成軍

屢勸淵亭勿惜財速編伍淵亭不決而十萬賞銀分毫
未解新軍無械淵亭購粵商運到洋槍四百桿價至九
千兩乃屬粵商赴龍州領價
十一月初九日山西軍情日緊余揣北甯軍請必不來
乃函滇軍督帶張永清懇其進援一面飛啓岑唐兩帥
勿罪該督帶擅移之咎十一日張永清率張世和莫矜
智共三營抵山西紮西關外法騎已游弋城下余命李
應章貴文貴兩營張旗著號衣列隊三日以示爲我軍
駐紮之地犯必開仗初滇粵軍駐山西者皆黑旗無號
衣假稱劉團官軍明目張膽自今日始惟劉軍新卒不

習戰槍且少滇軍多病弱余一營有半不及五百人更不足數矣

十一月十二日法兵輪十二艘民船四十艘載一月糧陸兵三千餘人彈藥車五百輛進薄山西淵亭重扼陸路派黃守忠全部暨吳鳳典左營紮東門外派連美朱冰清帶武煒正副兩營紮東門口爲先鋒營派韓再勳右營胡崑山武烈營劉榮瑁七星四營並余李應章一營共七營紮北門外南門外則李唐一營及余部貢文貴半營西門外則滇軍新到三營也余帶親兵八十人駐內城淵亭駐外城外城築土爲牆周二十里𨚫市在

焉外城無兵乃請張永清以小隊分布城門黃佐炎梁輝懿帶兵一二千駐南門外村中不談布置淵亭疑總督阮廷潤通寇禁其出入並不准越兵入城余察其情似誣而黑旗皆稱可疑

十一月十三日接黃統領信據張登憻探報河內法兵乙傾巢齊赴山西余亟復書請北甯速會同越兵乘河內空虛進搗即不然而耀兵於新河嘉林以掣山西敵兵並乞軍火

十一月十四日傳見各將備於淵亭寓所勉以黑旗已見

廷旨各宜奮勇立功並與淵亭酌懸賞格巡視河隄礮臺臺上無兵僅有礮手即以隄外七營護之也礮皆笨鐵大者不過八百觔前後巡視三次竊疑無用

十一月十五日法兵由東北角陸路擊北門營七營迎敵余與淵亭觀戰於東城堞下法船桅礮懸擊城中炸彈屢過左右下巡廛市諭民無驚旋內城與芷菴漢甫琴石登臺觀戰歷歷在目法兵已卻退據一村七星營搴旗直進法槍自村擊出煙燄漫空李應章軍在敵所據村對面一廟滚槍環擊我軍大勢得手方余之在東城也淵亭傳令黃守忠吳鳳典朱冰清由東抄入北門

敵後至是凝望抄兵不見旗影而李應章遣弁至獻馘
七級甫降望臺忽報黑旗兵敗入城城未閉法兵已奪
頭柵余急徒步至北門押隊復戰並調賈文貴帶隊過
北助李應章滇軍在西列隊未戰已退亟以契箭調扼
北門奪回頭柵軍必畧定而七營之地均爲敵有並奪
據河隄礮臺淵亭營將士不已詢其所以致挫淵亭則
營官軍先遁官軍則咎劉榮瑨之七星營實則隄下礮
臺先爲敵碎一彈入礮口礮裂軍聲一譁各倉皇走敵
遂乘之而據我軍壘搶登河隄矣河隄高與城齊又緊
接北門市柵我軍不得出路淵亭責守忠包抄何以不

至則稱溪阻繞行及聞我軍敗遂折回耳淵亭怒不可遏獨命右營出扼市柵槍聲斷續若緩若緊二鼓余坐城下召李應章賈文貴張永清曰劉提督此際難與言我等何計奪回此隄三將曰惟再戰耳余曰浪戰無益宜出敵不意襲奪之衆曰諾乃懸重賞挑死士首登者准保守備花翎約定四鼓進兵旋入城命親兵具粥食士坐不安席入市巡視居民四鼓張永清帶隊直衝李應章賈文貴帶隊橫衝隄虜亂槍齊舉我軍三進三卻越南稀見月色是夜獨明如晝照見鬚眉不能暗襲張永清部下死六七十人終不能奪隄五鼓淵亭入內城

問討商乞北甯軍並議分守四城

十一月十六日辰刻參贊梁輝懿來見議懇援於北甯余知北甯必不來援而不得不徇其請飛函黃趨僅調余所部黃雲高尚國瑞兩營而已下令閉外四城禁民外徙恐亂軍心無如越主我客條令格格不入教民混雜其中無從辨其良莠淵亭調全軍入城獨七星營在東門外滇軍及余所部紛請郵賞傾囊付之余是時無權無饟無兵無軍火而眾軍仰於一人擁虛名而無實際身處危城眞無可奈何也三鼓巡閱四城城薄不能支帳堞多兵少罅漏特多環城植竹視外不能明瞭風

聲疑寇在左右乃知竹林不可爲城也至北門與淵亭坐堞下窺法兵露坐隄上悄寂無聲五鼓歸寓不眠者兩夕矣明知城萬難守援必不來而不敢稍露去志惟暗檢日記信札付僮密藏

十一月十七日黎明法兵攻北門我軍力拒轟斃無數火包下擲竹根爲焚敵尸縱橫城下稍卻辰刻又攻而輪桅擊礮碎鐵滿城婦稚驚哭敵又懸巨礮於西門古刹更番轟擊已刻稍礮畧息黃佐炎由南門入見憂懼無人色午刻槍礮復震細彈雨落灑遍內城余寓左右礮彈著地開花不知所避廚下盂盤粉碎滿空鵰鳴派

差官持令箭督戰芷菴琴石走探消息未刻攻愈緊賈文貴在北門告彈竭膛硯無以繼之莫矜智守西門礮最烈城崩樓毀軍無立地馳騎請派鋤夫四十人築地營倉皇得十六人負鋤往阮廷潤邀余坐城根避彈申刻西門急甚再派差官督戰忽報黑旗俱下城寇已入城急旋寓戒左右勿動親立南門問劉提督何在無應者惟見兵民蟻竄而槍聲已息南城越兵駭然大礮改著白衣知事不可爲乃乘馬率親兵八十人差官數人趙漢甫賴子容農耀霖走東城越濠而出獨不見芷菴琴石立橋頭嗚號齊隊坐馬旋逸左右以無韁馬進狂

馳不可勒乘而顛者再差官黃某易以己馬乃整隊行天暝不知所之欲走黃佐炎營而南門火起不敢行欲取道北甯而敵輪據紅河莫能渡欲繞上三十里由屯鶴渡江而倉皇無識途者且不忍舍淵亭當是時東西北三面皆寇退路獨興化乃南向繞西以行回望山城火光燭天兵民男女以萬計紛走田野大呼隨我衆來而雲陰蔽月溝橋莫辨更無一識往興化路者以所行非大道也夜約三鼓暫憩嶺坂親兵失散僅四十二人矣聞鼓角聲料離城未遠再率衆行過村不啓棚然槍鳴鼓如抗敵者晨耀霧解越語告以官軍大隊且至乃

放行折旋幾五十里而尙在山城三十里內各軍將領不見一人忽遇黃守忠部將鄧遇霖帶殘隊至詢淵亭不知下落問渠何往曰隨大人蘇行耳席地頃刻眾忽奔旋失鄧遇霖所在命差官王得標帶親兵探路爲亂民擾擁又散去二十餘兵王得標亦迷失不歸再行爲橫潦所截盤旋不得出遇莫矜智琴石亦至乃知先偕芷菴出城途半相失已足痛莫能步矣假坐差官無鞍馬同出橫潦中稍息藉草坐擬投不拔縣待會淵亭意不欲遽渡沱江也而無人識縣所在覓鄉導輙遁去遇張永清始知淵亭芷菴已馳在前並云淵亭初出南門

聞余未出痛不欲生問有人能入城護出者賞銀二萬
芷菴繼賞五萬應者六人臨橋而返張永清繼出遙見
唐字旗始知余幸無恙也聞淵亭已赴不拔縣乃與張
永清莫矜智及左右覓入民家小憩竹樓倦極且餒襟
襪透溼假寐須臾而天曙矣
十一月十八日黎明行馬上沈思潸然淚下申刻抵枚
支關吳鳳典榷稅處也關人刲豕款餐不食蓋二日矣
宿此函報諒山北甯雲南知淵亭芷菴佐炎均在不拔
縣
十一月十九日李應章賈文貴及黑旗將備各率所部

陸續來會相見號哭芷菴襪行至因涉水履溼脫繫於鞍馬逸遂失履也不禁失笑

十一月二十日渡沱江入興化城寓按察署中巡撫阮光碧會晤於山西老成可談劉團潰後半入十州半入興化淵亭在後收集潰隊余急權出示許照官軍給饟以固衆心劉軍桂軍雲軍彼此失馬失眷屬互訟搶奪終日不遑理處其攜掠越人子女者余贖付越官男六兩女三兩第走卒僅負五百銀出兩營勇饟皆賴此北甯不通甚憂不給矣

十一月二十一日淵亭來見急與商整頓潰卒興化地

極貧無布縷製衣衾强忍夜寒倉米不多軍苦乏食而去寇僅七十里軍火且蕩然矣聞彥帥定本月二十五日由省啓節赴邊

十一月二十四日雲軍統領總兵丁槐衡三帶親兵數十至興化莪帥付銀四千兩慰給潰軍約余赴保勝晤商軍情觀丁統領掘地營其制掘地作方阬深六尺大小度地勢爲之阬內四圍密豎大木出地尺許開槍眼上鋪大木覆土取其低不受礮遙見不知有營也阬背開地槽向敵爲阬面通入阬阬口有栅一人閉栅坐則阬內數十人皆不得出旣可避礮且免潰走此當日滇匪避

礮礟之法以守地方誠善也或迴環掘數營皆於地下開槽營營可通互相策應水米藥彈均儲其中又於地營外開曲折明槽人頂齊地寬僅尺五長至一丈即轉太寬彈易落入一丈即轉彈雖落亦僅斃及一丈也明槽所以護地營恐軍全在暗阬不明敵情也地營三丈外用槎枒樹枝以藤纏之密排三層是謂鹿角架防敵衝突再於四角埋置地雷尤爲有備但須離本營二十丈遠始不自轟

十一月在興化日與淵亭議復山西之策苦無槍彈劉軍所用槍與桂軍同而雲軍之槍不類彈難通用足見

槍式不可太雜也淵亭遣韓再勳劉肇經帶隊一百續道太原赴北甯請領槍彈並所賞銀北甯僅付二萬粒不值一戰賞銀全無

十一月二十六日訪阮廷潤於臨洮府鄉中拒不見以病辭強入見實卧在床慰語而去我帥據營報奏山西失守由總督布拔開門延寇然阮廷潤阮文甲輩雖無禦敵之力殉城之節而平日供給各營城陷同走尚無通敵之事余深知之聞越改立之嗣君於十一月初二日暴卒或云畏法逼自盡或云奸黨進毒國人立阮福時所繼第三子或云即阮說之子芷菴琴石問道回北

甯琴石入闕
十二月初四日黃軍門函調李應章賈文貴率隊回北甯並不函余可異之至左右俱不平但兩營在此餉銀無出即聽其去
十二月初六日起程赴保勝陸行三日至館司乘船逆流行船甚小兼坐竹舟倍程以進每三更始泊登岸造飯朔風峭寒僅著單布衣一襲一路窮山惡水過大灘一名蓮花灘又曰佛殿灘白雲翁岸浪聲雷鳴荒渺蒼幽如有魑魅往來情狀疑非人世也過文盤州水面火光若遠若近夜照舟行人謂江上最靈祠神佑俗呼遺

瀆廟祀最虔荒誕無稽

十二月十五日抵保勝莪帥已於前一日啓行不及見彥帥適於昨日臨此謁於關帝廟慰勞甚至爲製緜袍衾蓐贈鞾冠紬料補送薪水四百兩又別餽銀兩備用余訴黃軍門所撥四營有名無實之故彥帥勸以忍耐待時閱歷之言愛益無限與營務處湯幼菴觀察同居竹屋中淵亭養子成艮照料極周

十二月在保勝欲旋興化彥帥留待同行連日召飲拔談備承關愛閱徐曉帥奏報山西失守稱北甯斷無他虞

廷旨責其語涉夸張是否確有把握蓋已料北甯之不足恃而是時曉帥尚在前敵欺蔽中也先是滇粵驛奏山西不守疏未到京而都中已聞洋電有

旨詢劉團下落並問唐景崧是否亦在北甯疏逖小臣

上係

宸廑伏感增愧又莪帥先據興化營報入奏稱劉永福

唐景崧不知下落

廷旨著速查二人蹤跡報聞至是彥帥復奏唐景崧現抵保勝臣留在營俟各營到齊同赴前敵

十二月除夕與湯幼菴暢談甚洽惟念此身本留桂營

今羈滯滇邊形殊不類悵然欲泣聞曉帥出駐諒山即夕上部中諸大臣書曰法人據山西後日修守禦滇桂兩軍偶通文報爲日甚遲聲勢實不易聯絡竊維今日兵事爲中外大局所關外之高麗緬甸內之臺灣瓊州皆視越南一隅之存亡以爲安危誠不可不用全力以圖挽救今者法人固與我爲敵越人亦將與我爲難茲國半載之內三易嗣君臣庶皇皇類於無主教民土匪乘釁稱戈適足以助敵氛而棘我手竊謂越事冀有轉機固賴邊軍得力而欲培其根本以靖亂源則莫要於遣師直入順化扶翼其君俾政令得行北圻以定人心

而清匪勦則敵欲自必稍戢軍事庶易措手恭讀
諭旨飭令疆臣前往順化安戢亂民誠爲大處經營之
策粵督謂海口爲法人所據我船不能前進滇督謂雲
南門戸爲重出關伊始軍心未定未便舍近圖遠自均
係實在情形第此舉實屬至奇既不專予法人以保護
之名即可以堅越人臣服之心而爲北圻戡亂之一助
惟不必封疆重臣崎嶇前往耳去秋越都內亂景崧嘗
函商徐中丞謂宜派兵馳赴順化聲言查勘情形即藉
以駐守海口庶免法人乘機佔據越官並願景崧前去
因其曾至順化熟識樞院諸臣可以商辦一切惜不果

行遂致法人有啓順化撤黑旗之事國中震驚閭外惶惑而黑旗氣燄頓潛消暗沮於冥冥之中以至於失事及今爲之猶有補益國都首也外疆四支也未有不扶其首而能救其四支者也夫至今謀越南者惟兩策耳若不爲藩服計則北圻沿邊各省我不妨明言直取以免坐失於人若仍顧藩服名義亟在圖存則應有官軍直入順都假

天子威靈正其根本踈其血脈俾内外臣庶知國有君然後民志定而奸萌亦戢即我關外防軍亦因此而名正言順旗鼓堂皇士心爲之一壯否則首鼠兩端未有

不歸於敗者也查北圻可由陸路繞赴順化雖云轉運艱難而昔商之黃佐炎謂其都中猶可支應糧饟官軍不經海口即不慮其扼截遠獻芻蕘以備採用

請纓日記卷之三終